

101℃畅销小说

女人你走开

孝阳 慎丫儿 著

小说通过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与一个三十岁男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呈现出一个男人在令他恐惧的女性世界里惶惶不安寻找归宿、皈依和一个对人生梦醒失去兴趣的中年女人无聊而寂寞的欲望空间……

这篇小
说所
来自
于生
活
的
影
子
却
跟
上
了
婚
与
生
活
里
的
每
一
个
不
甘
心
痛
苦
掙
扎
的
灵
魂



中国工人出版社

时代阅读·后先锋作家文丛

女人，你走开

孝 阳 傻丫儿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你走开/孝阳 傻丫儿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3

ISBN 7-5008-3017-3

(时代阅读·先锋作家文丛)

I. 女… II. ①孝… ②傻…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95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6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0

定 价: 18.80 元

书 号: ISBN 7-5008-3017-3/I·8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提要

小说叙述了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女人(杨帔)与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何仁)之间发生的情感纠葛,呈现出一个男人在令他恐惧的女性世界里惶惶不安寻找归宿、皈依和一个对人生梦想失去兴趣的中年女人无聊而寂寞的欲望空间。两者的纵深都可以成为卡夫卡的悲悯与张爱玲的刻骨苍凉。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喧嚣时代。小说真实地展现了这个迷茫年代,人与人之间不可抵御的欲望凸现。人都渴望真情,但什么东西才能真正击中我们心底那最柔软处?

我们没有必要在小说里寻找一个现实的自己的影子,但这篇小说里所隐匿的来自生活的影子,却自觉地跟随上了每一个在婚姻的沼泽与麻木生活里痛苦挣扎的灵魂……



世界上总有许多故事，不管它们看起来多么像或是多么不像，都不能影响它们在每个人心底独自流淌时，所携来的欢乐与悲伤。也只有把手伸入水里，你才会知道水是凉或者暖，除此别无他法。一切来自书本上的认识，只会是想象中的憧憬，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经验。

何仁懒懒洋洋坐下，风正在湛蓝玻璃窗外轻轻响着，快要落山暖暖的阳光像花朵般一片片悠悠撒落，整个餐厅浮起在安静的空气中。音乐声叮叮咚咚地流动着，它们想到哪儿去？漂亮的侍应生在忙碌许久之后，脸上露出疲倦之色，其中某个女孩微闭眼，斜靠在门边，她是不是很累？何仁的目光在女孩短裙下白晰大腿处停住，想起曾见过的某根象牙，它们都会朦朦地闪着光。也不知道那根象牙现藏于何处，又为何人所拥有？拥有真是件好事吗？至少就得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藏。除了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还真不知会有其他多少用处。而且说不准何时，也就把心灵碰得这青一块，那紫一块。何仁伸出舌，舔舔有些发干的嘴唇，他望着正坐在对面的女人笑起来。洁白的牙齿让她的脸显得很生动，也很年轻，而这些总是会让年纪大点的女人晕眩。何仁微微咳嗽几下，他用纸巾捂住自己的嘴，然后再把它小心折好，放入一边。

这是个陌生的城市，因为陌生，所以安全。可以相信这一次见面应该不会打扰到彼此原来的生活。其实生活无时无刻

不在被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打扰着。也许之所以要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来见面，只是出于本能上的自我保护吧，何仁想，也许他与她都渴望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忘却那些具体生活的模样，能真正用心灵互相感觉与拥抱吧。当然还有很多也许，也许她本来就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但所有的都是也许，就像无数枝藤碎叶，只会让脑袋晕头转向，并无多大实际意义。

陌生的城市是否可以安慰心灵？何仁来过这个城市，他想，她或许也来过，但他与她最多只能算得上是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会在这里，留下个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说是影子？只要是人，那么他能留下的东西也就差不了多少。留下这个概念又会有多大价值？何仁在餐厅靠玻璃窗的台子边坐下，用手轻轻摩挲着脸颊，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又从车站来到这里，真的有些倦。要了一小杯酒，小口地辍饮着，餐厅里不可以抽烟。嗓子里有些痒，像有什么东西正伸着爪子在轻轻挠。抬头看墙上时钟慢慢转动，不知过了多久，一种熟悉的感觉在心中晃晃悠悠，一个女人静静走入何仁眼角余光。她慢慢地走进来，他听见她像猫一样轻柔的脚步声。是呵，不管人声多么沸腾，只要肯静下心来，你总能听见你想听到的东西。他开始笑，望着她，他甚至听见她的心脏正在那件薄薄素白衣衫下轻轻跃动的声音，他想，她就是自己要等的人，他的心脏在蓦然间抽紧，自己是怎么了？有些晕眩。他定下神，用手捋了把头发。他忽然明白了某件事情。

杨帔走过去，脸上露出笑容，餐厅里大家都在忙着吃饭、说笑，只有这么个男人抬起头对她微笑，这笑容让人砰然心动，她想，应该他吧。说起来，笑容不过是几块肌肉在作局部运动，按道理是不会有太大差别，可有的让人温暖，有的让



人心惊肉跳，而这个男人的笑容却是这样的熟悉，这样的温柔。用不着有什么疑惑，他与相片真是一模一样，而那些相片，她曾无数次用指尖轻轻抚摸过。杨帔拉开椅子，坐下来，拂了拂额头那些整齐的黑发，轻轻吁出口气。她也有点累，不说坐车，就说身上的衣服，她把所有的衣箱都翻了个底朝天，这才最后选定这套素白的衣裳。他喜欢看吗？她有些忐忑。他看着她，平静中有着压抑不住的欣喜，她咧嘴笑了，有点开心。

“嗨，你好，我是杨帔。”

何仁点点头，笑容更是可掬，“我叫何仁。”

他注意到她的指甲上正涂着层接近于无色的淡淡荧光。她有很鲜明的唇廓，嘴唇有些厚，但有均匀润泽的光，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口红。心中一漾，这让他心底油然升起些许欲望，就想如蜻蜓点水般飞过去，在那诱人嘴唇上轻轻一吻。

“你喜欢吃些什么？”何仁把菜单递过去。她的手指纤长，指节稍有些大，手上没有戒指，但在右手无名指上有圈白痕。这里曾有过只戒指，应是刚取下来不久。生活中飘满灰尘，常让人稀里糊涂，也只有在这些细微之处，才能找到些真实的影子。无论这些真实是否有价值，它们曾发生过，就不可能永远当它没发生，在某个时刻，也许只是因为一阵风，一句无聊的话，它们便随之一点点溢满胸膛。是柔软还是心痛？是潮湿还是难过？杨帔慢慢说着话，好看的嘴里发出极好听的声音。那些宛若生命之精灵有着悠扬狐步的音乐之声，却为何更多的是发源于弦旁琴边那些没有鲜活生命的物体上？这可真让人想不通。什么是真正好听的声音？是天籁还是人声？两人



的手指尖在不经意间忽然微微一触，然后互望一眼，又迅速分开，在这刹那，他们都真切感受到来自对方的体温，也都有些烫。何仁举起杯，杯里有些鲜红的液体。这个世界就是团液体，我抱紧夏娃时，你还是团液体。忘了这话是谁说了，但这并不重要。何仁看着酒杯里那只幽深鲜红的眼睛微微一笑，仰起脖一饮而尽。“帔儿，还记得我们是如何认识的吗？”

二

杨帔端起酒杯,阳光让酒的颜色呈现出一种近似于琥珀的光芒。这些光芒有些忧伤,隐约可见自己眼角那几丝鱼尾纹。自己真的是老了,有很多事再也记不大清。酒的滋味在嘴里慢慢漾开,这是种用来开胃的葡萄酒,甜中微有着酸。她不自觉地皱了下眉,他叫她帔儿,与在网上一般,但听起来却更是自然,让心里愉悦,也有一点不好意思。她想,他应该是看清了她,她老了,三十八岁,她想她的心理年龄怕是要更大些吧,当然这只是她自己的以为。她在接到他的电话后,没有半丝犹豫就匆匆赶来,仿佛这就是冥冥中的呼唤。她有点不好意思,但她还是来了,自己应该去做点什么,不为别的,仅仅是做,人总是在做点什么的时候,才会让心灵没有空闲去想起某些东西。杨帔笑起来,其实这些都是借口,她来,就是因为她想来,来的欲望像火焰般炙烤着她的每根神经,她想,若真有什么天灾人祸让她不能赶来,她多半是要疯了。杨帔静静坐着,他的眼神让她酥麻,她努力地挺直自己的脊梁。

她没有骗过眼前这个年轻男人,而他在见了她的容颜后,仍还是温柔地唤着她的名字,这让心底淌过微微暖意。他三十岁,他说给她听的,而现在看起来,他顶多也就三十岁。他很年轻,男人三十一枝花,而她却比他整整大八岁。在自己家乡有句谚语,女大一,抱金砖;女大八,抱什么砖?杨帔摇摇头,为自己这忽如其来的想法一阵好笑,刚从里面出来,却又

想起这个，这真是莫名其妙。一些蚂蚁正在啃啮着心灵，杨帔忽隐约觉得黯然，他很年轻，这让自己有点自卑。自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渴望与他生活在一起吗？算了，不要去想这个了。可当初自己为何要逃？难道就是因为眼前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好像并不是的，但好像的事谁又能讲得清？谁又真正知道自己潜意识里藏着些什么？夜里在梦中行走，梦里的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清晰无比，但醒来后，多半是不大记得了，那些残存片爪支鳞的记忆总是模糊不清，谁也不知道它们真正想要述说些什么。人生大梦一场，一场游戏一场梦。

酒的分子在舌蕾上迅速奔跑，让人有些晕晕乎乎。这种感觉总是很有趣，所以大家都或多或少喜欢喝酒，这世上也就有了酒神的哲学。杨帔笑起来，他叫自己帔儿，自己又应该叫他什么？在网上这不是个问题，她叫他小仁，每次她在键盘上敲着这两个字时总想起小人，然后偷偷地乐。小仁，小人，读起来差不多。小人有很多种意思，就看你如何理解了。眼前这个叫何仁的男人，自己真的理解他吗？应该是的。自走进餐厅的那一刹那，杨帔就恍恍惚惚地感觉到某种东西。那种东西可以让心灵柔软，也可让心灵疼痛，一切都是心甘情愿。认识他，最早是因为他在 BBS 上发的一篇文章，那时他在网上叫“风吹”，文章说的是个悲哀的故事。那是个夜里，月光水一般渗入屋子里，到处都很凉，她把所有的窗户全部打开，默默地读起那些文字。她是无意中把它打开的。网上有很多垃圾，令人反胃的气味令原本是生命之血凝结而成的方块文字惨不忍睹。我爱的人各花有主；爱我的人惨不忍睹。这是她在网上见过比较有趣的话，可想了想，也还是没丁点意思。不过，她却记住了惨不忍睹四字。很多东西，其实就看你用什么



心态去理解它，每个时候它都会有着自己特定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新华字典上那短短几行的注释。她有些厌倦网，可她真不知去干什么好，也许在这不长的上网时间内，这网也就渗入血液，成为自己的某种生存方式。她百无聊赖地打开每一篇文章，匆匆看着，边看边想，垃圾也得要有人看的呵。不管如何说，这些制造垃圾的人他们并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制造垃圾，她想，他们应该是花费了些心血，那么她看看也就是应该的。

她看见了他文章中的第一句话，心脏忽然开始不争气地收缩，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下。她赶紧仰起脸，不让泪水滚下，自己是怎么了？那只是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话。她擦擦眼睛，她想，这只是自己把自己感动吧。也许写文章的他在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她往窗外看看，远处高楼大厦正灯火通明。她知道，那些衣着光鲜的红男绿女们正笑盈盈若蝴蝶般飞来飞去。蝴蝶会死的，人也是会死的；蝴蝶很美的，人也是很美的；蝴蝶在没有成为蝴蝶前，只是条丑陋的青虫，人在没有成为人前，又是什么？她有些想不通，便继续往下看。

水草般阴柔的文字浮出屏幕伸出触角，在每寸肌肤上滑过，让她情不自禁地哆嗦。原来文字还可以这样写出来，鬼使神差，她开始回贴，她在回贴里对那篇文章说，风正静静吹入屋子里。不知为何，她想哭。那篇文章中的主人公最后死的死疯的疯，她有些恨写出这篇文章的作者，为何要这般残忍？为何不给他们留下一点点希望？生活本来就是这样悲伤，为何还要用这些虚幻的文字把这些悲伤千百倍地放大？她没有把这些情绪写入回贴中，她望了望四周，然后仔细描写起正在身边的那些永远没有生命呼吸的东西，一束凋零的花在月光下；一些花瓣撒落在花瓶下，一个憨态可掬的泥娃娃正抬头望

着墙壁上那张破碎的画。她不想让人捉摸到她真实的心情，她只是想点话。只想对这篇文章说些话。它能够听得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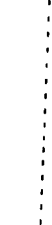
第二天，她仍然打开这篇文章，看见他的回帖，只有短短一行，“你是我想要找的人，我的 QQ 号码是 123456。能陪我说说话吗？”她有些犹豫，发了许久的呆，然后站起身，披上件刚买的衣裳，来到大街上。她在每个商店玻璃橱窗流连，她认真真地看着玻璃里的自己，因为总是看不清，所以她在人群中走得更慢了。视线从每张年轻的面庞上匆匆掠过，这些湿漉漉的脸庞不管高兴与否都显得心事重重。有些人正手牵着手嘻嘻哈哈地走过，她想，手牵得再紧，中间也有着缝隙，而在某一时刻，他们还是要分开，总不能一起去上厕所吧。她哑然失笑，人群真的是个很奇怪的东西，为何有了人就一定会有人群？为何人群中就一定得有男有女？

一个乞讨的人在她面前伸出手，摸摸身上，忽然发现这件新衣裳里竟然没有一分钱，有些狼狈，只好尴尬地笑，然后从乞讨之人身边匆匆走过，心中隐约有种犯罪后不安的感觉。她回过头，乞讨之人正面无表情地把手伸向另一个路人，她才想起，在这个乞讨之人眼里，她不过是个或许会掏出几个硬币但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谁是东西？谁又不是东西？有些害怕，赶紧回了家，屏幕上那行文字还是在默默地看着她。没有再多想，她把他加为好友。然后，她看起一只咖啡猫开始咕咕地叫唤。它是不是也觉得害怕？

故事有些乏味，可生活就是这样乏味。他们开始了对话。准确说，是两个符号开始了对话。

他的网名叫“风吹”，她叫“月下”。名字都有些可笑，可名

字又能说明些什么？货币是价值符号，它能够说明地位人情等等这世上绝大部分东西，而名字这种符号只也是用来提醒别人，这里还有个人。



9



女人，你走开



三

何仁点燃一根烟，他在想，这个“月下”是男是女？这是个大问题。汝生本无涯，天上是吾家。试问大道斯，静在明月下。风凉可入画，影清自如花。何日人归来，休提烦恼话？他笑起来，QQ上资料显示，月下，性别，女，其他就是空白。他想，月下应该是个女人。他曾很仔细地把这个叫月下的回贴读了三次。然后，他想与她说话。

“是你吗？”，没头没脑，她应该会明白的，他想，如果她不明白，她就不是自己想要找的人。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在写这首诗时，想起的是谁？

“是我。”她在想，这真的是他吗？准确说，她想起的是那篇文章。

何仁把烟小心地放在桌边，用力伸了个懒腰，然后对着屏幕上隐约的影子一笑，影子是模糊的，也是破碎的，那里真会有个自己吗？眼睛有些涩，在电脑前呆久了，就是这样。所以当发涩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时，别大惊小怪。

“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我的文章，谢谢你。”

杨轶有些惶恐，自己真的看懂了吗？风吹，这名字很好听，感觉悠悠，他又想吹到哪里去？他能吹进多少颗心灵中？杨轶微皱起眉，在这虚无飘渺的电子空间，一颗心灵似乎总能轻易走进另一颗心灵里，这让人很是怀疑这种走进的真实性。其实自己只是因为一些文字想起某些东西，这也叫做读懂了



吗？也许是，也许不是，读懂最多只是个暂时的概念。这几年，夜里独自醒来，望着枕边人酣睡的面孔，觉得很陌生。这与她一起吃一起睡，生活了十多年的男人就是她丈夫？有人说丈夫就是在一丈之内属于你的东西，一丈之外就是别人的东西，可她并不觉得在这一丈之内，这个男人属于自己，当初如何会走到一起？想起来也可笑，那时自己年轻，也很漂亮，却拼死拼活打破头，也要与他在一起，是因为爱吗？可爱为何会这么快就消逝不见？有些书上说，所谓爱，不过是些荷尔蒙的分泌，好像是这样的，因为有分泌也就有消耗，也就会在某日终于蒸发殆尽，然后在一张床上无言地相背而卧，中间的距离宽得都可再躺下一个人。

杨帔已越来越少与丈夫说话，大家都有着自己的事，丈夫现在混得不错，某大公司执行经理，也就有了喝不完的酒。酒是样好东西，少量地喝些，会让心里很是快活，杨帔脸上露出笑容，刚结婚时，自己与他常会在深夜里跑去街上买来瓶酒，你喝口我再喝口，然后你喂我一口我再喂你一口，然后再用舌头互相撩拨……。杨帔的脸微有点红，她把手轻放于身边正熟睡的男人额头上，男人不耐烦地嘟哝一声，挥了下手，把她的手扒开，转过脸又睡去了。

“月光被风吹起来，一片一片，轻纱般笼罩了世界。女人伸了个懒腰，说，‘睡吧’。她的肌肤，月光般柔腻。我有些不懂，到处都是白茫茫的。这个世界，睡熟了。”杨帔喃喃自语，在静寂的夜里盘膝坐着，有些怅然。这就是她爱过的男人吗？她真的很怀疑自己是否清醒。

丈夫已经很少回家了，回来后，也是满嘴酒气，倒头便睡。杨帔今天又在他衬衫领子上发现过鲜红的唇印，这是哪个女



人故意留下来在给她示威？其实真没这个必要，她与他是夫妻，却也是陌生人。你能要求一个陌生人不准做这只准做那吗？她这么久一直在想，为何他不向她提出离婚？是心有歉疚？还是因为女儿赵玉？一张纸糊在窗户上，轻轻一捅就会破，可谁也不肯去捅，莫非大家都是在等待一缕会像刀子样尖锐的风？杨帔心中一动，弯腰下床，来到女儿的房间。夜里有些冷，别着凉呵，杨帔小心地为女儿盖好被子。这孩子睡觉不老实老乱翻身，杨帔望着女儿随着呼吸声忽闪闪的睫毛，身子沿着墙壁慢慢滑下，她想哭，可哭不出来，在别人的眼里，她也实在是没有多少理由流泪。婚姻是双鞋子，合适与否，其实连自己也弄不清楚，也只是天晓得。人在这世上真的孤单，孤单一人一杯酒，寂寞总是都会有，杨帔想起还是念书时常嘻嘻哈哈挂在嘴边的话，心中一酸：怎么又想起了这个？

地毯很厚，赤足在上面行走，可以不发出一点声音，杨帔给自己倒上一小杯酒，然后坐在女儿床边慢慢看着，慢慢地喝。女儿叫赵玉，她爸爸叫赵有，女儿睡在梦里，赵有睡在酒与女人怀里。杨帔咯咯地笑出声，她吓了一跳，摸摸自己冰凉的脸颊，自己是不是有点神经？这可不好。杨帔把酒一饮而尽，然后在女儿身边躺下，瞪着眼，望着天花板，过了许久，还是睡不着，她想了想，爬起来，在键盘上敲击出一行文字。

何仁一动也没有动，静静坐着，桌边烟灰正在一寸寸跌落，掉下来，无声无息。他在等着这个叫月下的女人说话。她正在想些什么？何仁把头低下，凝视着眼前的键盘，这些冷而硬的东西让他的寂寞化作一行行文字，然后在一个叫网络的空间里翩然而舞，我歌我舞我哭我笑我悲我喜，孤独的舞者呵，谁会为你拍起巴掌？

把烟头摁灭，手指在键盘上轻轻跳动，就好像在沙漠中行走，迎面吹来阵舒爽的风。QQ上，月下的头像闪了闪，“也许，我们是同一类人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生活中，人多半是根据金钱，地位，容貌等诸多外部条件来选择是否在一起，而在这网络的空间里，又是因为什么？是心灵在那奇妙空间中所发出的微微颤音吗？人是动物，就会有着动物般本能的選擇；人是人，是所谓万物之灵长，则是因为那一颗心灵。是这样的么？可在滚滚万丈红尘中，再怎样透明纯洁的心灵呵，也终会结出厚厚硬壳。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是有意无意的伤害，每朵鲜花背后可能藏着荆棘，谁的心灵不曾有过鲜血淋漓时？

但可喜的是，人会学乖，学会适应。从书上别人身上自己有过的经历中，柔软的心灵渐渐学会在每次被刺痛刺伤的时候，自动从创口处分泌出一点点液体。液态的水在摄氏零度下会结成冰，冰在寒冷的季节坚硬无比。